

cmchao / January 17, 2017 05:22PM

[蔡慶樺：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口](#)

蔡慶樺：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口

2015/05/21

作者: 蔡慶樺

瓦爾多福 ( Walldorf ) 集中營紀念碑 ( 攝影 / 蔡慶樺 )

德國正是因為正視歷史，處理歷史問題，所以才被國際社會再接納。

德國願意明確地面對事情之原樣。

處理自身的過去，才是和解的前提。

今年3月，德國總理梅克爾訪日，當著日相安倍晉三面前，說出了以上的勸誡。但是4月安倍訪美時，顯然沒有聽進來自德國的建議。他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講中，刻意迴避慰安婦等歷史罪責問題，為此，187位著名歷史學者聯署批評安倍，認為安倍政府刻意否認學界發掘的關於日軍慰安婦制度罪行的證據，無視歷史事實且再次傷害受害者尊嚴，要求面對歷史及真誠道歉和反省。

國際社會常常把德國與日本並列比較，突顯日本在承認自身犯過的錯誤及承擔歷史上做得多麼不夠。然而，究竟，德國如何面對其自身的法西斯歷史？

德文中有一個特殊的概念「克服過去」(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)：已發生之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，而會成為不斷糾纏著的傷痛。如何面對、克服傷痛，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，就是「克服過去」的核心問題。這個概念也用在心理治療領域，但是在德國歷史情境下，就是在形容脫離了法西斯獨裁政權後的德國如何處理其納粹歷史。「克服過去」不能是忽略過去，加害者必須負起責任，殘存者必須不怕揭開傷口，去與那段歷史交鋒。如此才可能重建「正常」。具體措施及相關的討論自戰爭結束70年來已累積大量文獻，我不能概述全貌，但是引用法蘭克福心理學者米切里奇夫婦 ( 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) 的名著《無能於哀悼》(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) 的定義，克服過去的作法是：「記住，重述，持續進行」( Erinnern, Wiederholen, Durcharbeiten )。我想從一段不為人知的小鎮歷史談起，具體而微地勾畫出德國如何落實「克服過去」的這幾個工作。

在法蘭克福南方約20公里處，鄰接著法蘭克福機場，有一個小鎮瓦爾多福 ( Walldorf )。1944年戰爭吃緊時，德軍決定加強空戰，因此決議建設法蘭克福機場，以支援空軍。但是承包商苦於無勞力，納粹遂自其他集中營運送來1700名匈牙利猶太女性，強迫她們勞動。納粹在瓦爾多福郊外蓋了集中營的臨時分營，這些猶太女性在1944年8月到12月間住在這個簡陋的集中營裡，每天在機場跑道上工作十幾個小時，她們沒有適當的工具，營養不良的身體必須扛著50公斤重的砂石，就這樣蓋起了法蘭克福機場第一條水泥跑道。

這些女工年紀最大的45歲，最年輕的只有13歲！許多人在強迫勞動的過程中死亡。許多瘦弱的身軀再也拿不起鏟子，倒在機場跑道上；許多女兒看著母親將節省下來的少得可憐的糧食給了她們，最後終於病逝；許多人被守衛活活打死；甚至有在廚房工作的女工因為多留一點湯給她生病的牢友，被拖到廚房地下室毒打，從此沒有再出現過——一個當時參加納粹青年團、目睹一切的17歲青年，後來回憶這一切時說：「我甚至無法稱那一切沒人性，那連動物都稱不上。」1700個年輕女性，後來活下來的，只有330人。

▲ 集中營遺址 ( 攝影 / 蔡慶樺 )

「我們當時還是盼望著青春而美麗的年紀，就從家鄉被驅逐，解送到集中營。」依波麗婭 ( K. Ibolya )，330個倖存者之一，後來這麼回憶著。這些倖存者，戰後不再青春美麗，離開集中營後回到家鄉，許多人無法正常生活，自殺事件頻傳。而機場旁這個小鎮恢復了表面的平靜，集中營塌毀，不斷滋長的樹木盤根錯節掩蓋了遺址，形成一片森林，小鎮居民們重拾了「正常」生活。

然而，這只是表面的正常，表面下仍然傷痕累累。錯誤及罪行被遺忘，不代表不存在，受害者無法克服過去，加害者又豈能克服？但至少直到1970年代，沒人再提起1944年。瓦爾多福1951年的市政檔案記載該市曾有集中營臨時分營，關著為機場勞動的猶太人。但是這些人是誰？從哪裡來？沒有人知道答案。1970年時，一位叫做蘇珊娜 ( Zsuzsanna F. ) 的倖存者回到了小鎮，去了市政廳，說想看看集中營遺址及紀念碑，市政廳人員不知道她在說什麼，以為她記錯了。

直到1972年，來自瓦爾多福的3個男孩尤西（Josy）、格爾德（Gerd）及亞利士（Alex）參加了一次高中校外教學，造訪了布痕瓦德（Buchenwald）集中營。他們好奇究竟納粹德國在全歐洲建了有多少集中營，遂開始蒐集資料。當他們看到家鄉的名字出現在資料裡時，震驚不已。沒有人提過這件事，沒有遺址，沒有紀念碑，沒有文獻記載。他們遂開始了考掘這段強迫勞動的歷史，加上媒體報導後，這1700個猶太女性的面貌才不再那麼模糊。1980年終於在遺址處設立了紀念碑。

但是，所謂的克服過去，承認錯誤、記住歷史只是第一步，設置紀念碑不會是所有克服工作的全部。我們還必須深入探索這一段歷史的原貌，知道如何發生，進而避免再次發生。1996年，瓦爾多福推動一項文化計畫「與匈牙利相遇」，展開更大規模的調查工作，考掘更多的文獻，對倖存者及見證者進行大量訪談，並將調查成果展出於市立博物館。小鎮的貝爾塔·馮·蘇特納中學（Bertha-von-Suttner-Schule）高中生們看了這些資料，決定更深入探索。他們去了匈牙利，拜訪了所有找得到的倖存者，把這些人的生命故事帶了回來，影響了政界、媒體、市民們。

甚至，這班學生們看到這些回到匈牙利的倖存者們過著相當悲慘的生活，1997年時聯名寫信給當年機場跑道的承包商旭普林建築公司（Ed. Züblin AG），認為旭普林未給予這些被強迫勞動者補償金，多年過去後應該支付。另外，學生們也針對這次「與匈牙利相遇」舉辦了一場調查結果發表會，邀請旭普林公司出席。旭普林公司戰後從沒有為了強迫勞動事件發表道歉聲明，當時也拒絕回應這些學生，這封信石沉大海。學生們並不放棄，仍四處奔走為了遠方的受害者奮鬥，終於引來媒體大幅報導及地方政界關注，報導標題寫著〈整個地方都為了正義奮鬥〉，旭普林的子公司終於在2000年發表聲明，將支付補償金給專門處理強迫勞動補償的基金會。

除了原來的紀念碑外，2000年10月15日，學校與地方在集中營遺址及圍繞著遺址的森林道路設立了「歷史教學小徑」（Historischer Lehrpfad），規劃約20面解說牌，詳述曾經發生的法西斯歷史，也記錄倖存者的訪談。在開幕式上，19位倖存者回到這個她們生離死別的小鎮，一一念出了1700位失去自由的人的名字。法蘭克福機場也舉辦了紀念活動，機場公司承認這些人受這段德國陰暗歷史所迫害，也以生命為機場的建設作出重要貢獻。2004年，瓦爾多福市政府以受害者之一荷瓦特（Margit Horváth）之名成立基金會，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及跨文化溝通的工作，其中一項就是辦理了國際工作坊，邀請各國青少年來到集中營遺址協助挖掘，並研討轉型正義問題。

#### ▲ 歷史教學小徑（攝影 / 蔡慶樺）

這個集中營從被遺忘到被發掘、被承認，一直到被深入探討的歷史，顯示了後法西斯時代克服過去的幾個重要環節「記住、重述、持續進行」如何被實踐。但老實說，承認錯誤直面歷史艱難無比，「歷史教學小徑」上的說明除了記錄了被害人的自白，也記錄了加害者的辯詞：「我不記得」、「我不認為有這麼一回事」、「我不會目睹」……。三個勇敢的少年揭開地方寧願遺忘的歷史時，也不被地方人士諒解，被指責為「弄髒自己的窩」（Nestbeschmutzung，即宣揚家醜）。但是，當我們的窩本來就骯髒，假裝甚至強辯沒有這回事，只會使它更髒；遮蓋傷口並不會使傷口自動痊癒，我們就是得忍痛撕開表面，讓深層曝露出來，讓曾經發生的錯誤有被矯正的機會。

1970年，德國總理布蘭特（Willy Brandt）訪問波蘭，超出所有人意料之外地，在華沙的猶太人紀念碑前突然跪下，為了他自己並非共犯的戰爭罪行懺悔，促成了德國與波蘭的和解，也為他獲得了一座諾貝爾和平獎。波蘭亦在他過世後設立布蘭特紀念碑，及將華沙一廣場以他之名命名。與之相比，安倍至今不肯接受國際歷史學界的共識，堅持右翼化、民族主義化，修改教科書，訪美時對於慰安婦事件避重就輕。雙方面對歷史的態度，一個是漂白與改寫，一個是記住、重述、持續進行、勇敢面對（即使知道那麼不堪）。兩人高下立判。

其實，面對歷史雖然困難，但是梅克爾說「德國願意明確地面對事情之原樣」，正是重要的第一步。她這句話的德文直譯是「給事物其名謂」（die Dinge beim Namen zu nennen），安倍將慰安婦遭遇定義為「人口走私販賣」，這是事情的原樣、是真正的稱謂嗎？每一個曾被強徵的受害者都刻骨銘心清楚記得事情的真相。今年5月2日，又一位受害的台灣阿嬤等不及日本的道歉，帶著不被承認的真相而離世。二戰結束雖已70年，然而戰爭卻不曾真正過去，因為那段歷史的原樣，仍未被看見，遑論被克服。